

别处系列

European Town

他山落雨来

欧洲小城

素素
韩博

策划
著/摄影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K919

23

:8

2007

European Town

他山落雨来

欧洲小城

素素 策划

韩博 著 / 摄影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山落雨来:欧洲小城 / 韩博著、摄.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2

(别处系列)

ISBN 978 - 7 - 80678 - 660 - 4

I. 他... II. 韩... III. 游记-作品集 中国 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2605 号

他山落雨来——欧洲小城

素素 策划

韩博 著/摄

责任编辑 沈素敏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陈晓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978 - 7 - 80678 - 660 - 4 / I · 92

定价: 23.00 元

目录

- 004 不为所动的生活
- 007 丹麦欧登塞
诗人他乡作故乡
- 024 美国惠佩河谷
且尽此杯
- 040 美国尼罗港
怪兽
- 056 瑞典阿尔耶普吕格
刹那帐
- 072 瑞典乌普萨拉
清冷虚空苍穹下
- 090 法国圣保吕——第一道雨
寻光都不遇
- 102 法国普罗旺斯
寒尚夜总会
- 134 法国杜加多夫
风景的终结
- 146 意大利佛罗伦萨
身已吹皱，心却舒展
- 160 后记

不为所动的生活

素素

通常，她们不会是你我的目的地。

之前，我们很可能从未听说过她们的名字。

年复一年。在一段又一段的旅途中，与她们的相识，只能用“邂逅”、“偶遇”来形容。然而，一次又一次的邂逅之后，重新出发时，你我内心最大的期待，常常竟是为了在即将展开的旅程里能够再三地遭遇类似的邂逅——既定的目标不会改变也不想改变，过程中的插曲虽然未必当得上“惊艳”两个字，却始终让人心荡神驰。

如果你是男人，你大概非常熟悉这种仿佛追逐的游戏，或者说心情。如果你是女人，你大概因此会理解并且看透曾经有过的伤怀。然后，或许就会一笑解千愁。

我说的是那些欧洲小城，那些记忆里已经开始交错混同、胶卷里依然清晰的欧洲小城。她们在漫长旅途中没有前兆地突然出现，既抚慰疲惫的身心，同时，也无一例外地会勾起游子的思乡之情，确切地说是勾起旅人抛弃行囊从此安居乐业的情怀——漫步其间，你是如此心满意足情绪平稳却又如此决然地终于离开，奔赴既定的目标。

她们总是在飞机到不了的地方，但是，有火车可以抵达。当然，还有公路。与中心城市间的距离不算很远，交通方便而快捷，每天往返上下班纯属平常。小城的火车站有大有小有新有旧，而无论大小新旧，火车站的大门外一定有条笔直的道路通向小城的中心。如果火车站算是小城的大门，那么，这条总是浓阴匝地的道路就是小城的玄关，以最美好的姿势邀请游人入门做客。

小城的规模当然小，用双脚就可以丈量。沿着这条路一直走，顶多拐一两个弯，就到了小城的中心广场，那里是商业区，但也有些商店的楼上住着人家。而一路走来，在住宅集中的道路两旁，间或也有酒店、餐厅的招牌。透过临街的窗玻璃，行人很容易发现，除了入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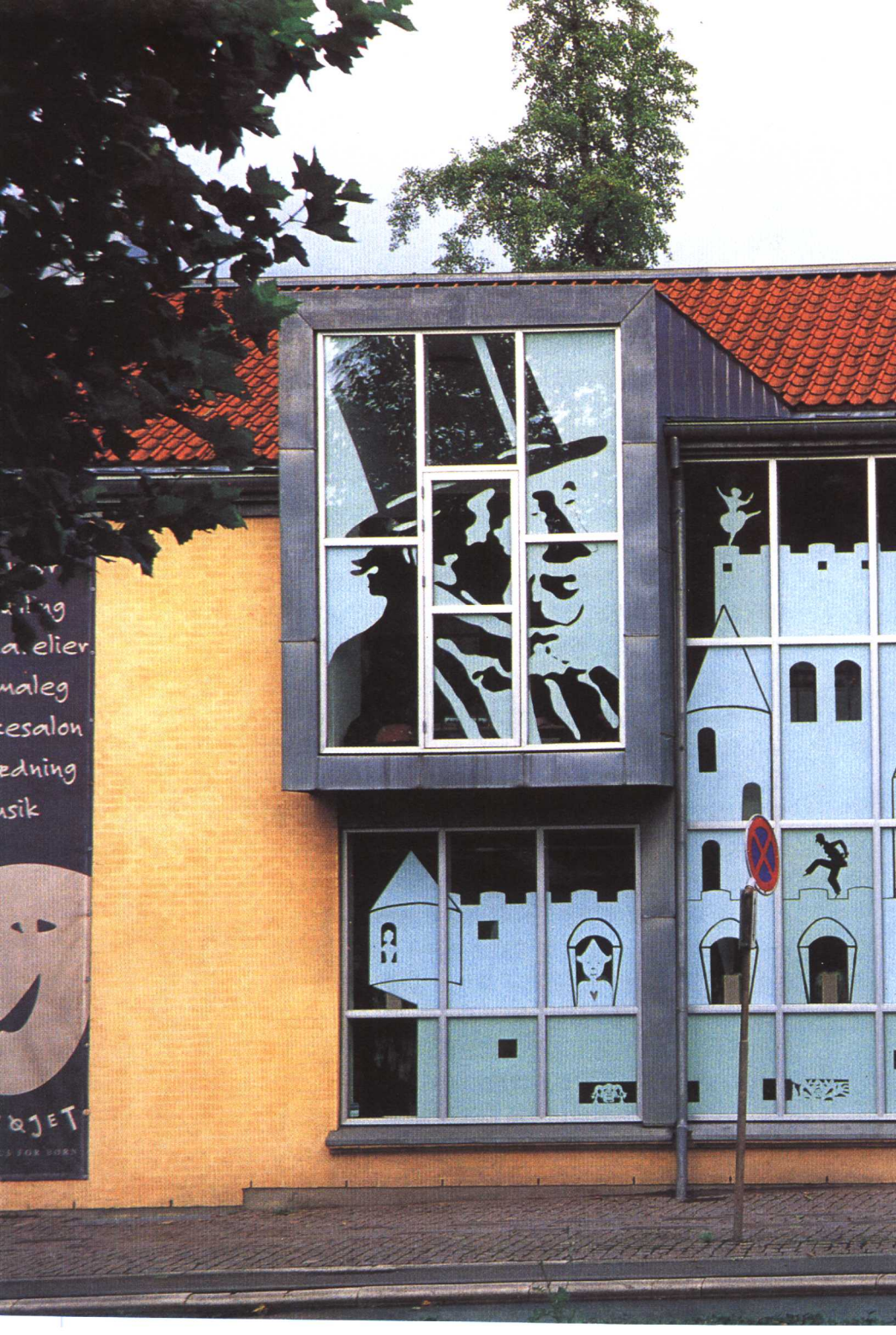
后的晚餐，不新不旧的餐厅里永远只有两三桌客人，疏朗、安静，气氛则像客人的脸一般因为阅历丰富而沉稳安详。

大部分这样的小城都比她目前最老的居民还要老上几辈子或几十年，她们当然有自己的历史，但也未必个个都有过怎样的荣耀或是值得向游客推荐的特色。如果一定要查资料，游客或许只能在最详细的导游手册上找到几百个字的简介或者仅仅是一个地名，还有一些连地名也不容易在书上找到。就是这样，在开往既定目的地的途中，火车停靠了几分钟，一个地名突然出现在眼前……还有一种开始，是在中心城市的逗留中多了半天或一天的空，你不可能走得太远，最好当天就回来，于是，你去火车站，看看墙上张贴着的火车时刻表，坐上那列出发时间最近的火车……总之，我们下了火车，走上月台，推开火车站那扇镶玻璃的木门，沿着面前笔直的道路走了进去，然后，在小城里漫无目标地闲逛，走街串巷，看孩子们嬉戏，与老人们共坐，只差按响门铃走入别人的家里。事实上，小城即使有迷人的风光与名胜，有无以替代的美味和土产，但最吸引人的还是她平常却注定略显沉闷的生活景象：舒缓、安详、和谐，天长地久仿佛走在世界的尽头。

这样的平常，其实并不平常。它需要有合理的城市布局，或者说需要懂得合理地利用原本不那么合理的城市空间、生活空间；需要懂得旅游业并不是把一些活生生的场景变成花枝招展的布景基地；需要有在现代世界里也应该过上符合自然、符合人性生活的信念。这样的前提条件，既不是生活于其间的居民所能单独左右，更不是一种建筑形式或几块饭店招牌所能成就……这也正是那些邂逅小城的经历为我们津津乐道的真正原因。

而最大的悖论在于，游客如你我以及许多出生在那里的年轻人，还是选择了离开。

然后，在遥远的地方期待。



...ning
a. elier.
maleg
cesalon
edning
asik

QJET
FOR BORN



丹麦欧登塞

诗人他乡作故乡

每年春天，菲英岛的原野会吐出细小的白花。
它是一年中开得最早的花。它为寒冷的人，谎报
夏的到来。

好诗人就是一朵谎报夏。他来到世界上太早了，
所以迎接他的是雪霰，是尖锐的寒风。



距安徒生博物馆不远处的水景装置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地连起来才成。海底的人就住在这下面。”

午餐时，心里仍在过海。它正是安徒生描写的模样，白帆点点，细浪如鳞。只可惜我没坐船，没听见“海的女儿”魅惑的吟唱——无论歌声还是风声，皆被大贝尔特海峡大桥上的汽车拒之窗外。从西兰岛到菲英岛的海景，有如一截默片，万事万物费力地张大嘴巴，却吐不出半点响动。

主人的妻子为我们准备了“斯莫莱布罗德”，著名的单片三明治：抹上黄油的面包薄片，被隆重地请入盘



骤雨过后，欧登塞街头即景。



金色晨光中的大教堂

中，肉、鱼、奶酪加身，蔬菜相佐，刀叉伺候。昔日农民对付剩菜的办法，如今摇身一变，登堂入室，成了丹麦人正式午餐的主题。有的人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更有奢侈之徒，就算吃片粗麦面包，也得配上鱼子酱。

主人瘦瘦高高，是某家族企业第四代掌门人。他的长相，让我想起安徒生笔下的“小克劳斯”——也许那本小人书烙在我童年的印迹太深了。不过今天的“小克劳斯”或是“大克劳斯”都不必再打牲口的主意了，无论五匹马还是一群羊，都比不得一个设计。眼前这位“小克劳斯”，就是个卖沙发的。他的深宅大院、香车美女，无不建立在丹麦风格的兜售之上。他正打着中国的主意，因为同乡安徒生早就说过，从欧登河底下通过去就是古老的中国，那里“皇帝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完全用细致的瓷砖砌成，价值非常高……”可翻遍《夜莺》，却没提到一只沙发。他很高兴，觉得那里是一片广阔天地，一如“海的女儿”期待的人间——到中国去，必定会大有作为！

“斯莫莱布罗德”刚吃一半，浓云已堆满头顶。这就是欧登塞，即便夏天，上空也住着冬天，它的寒意是藏在浓云里的一场雨。

雨说来就来。窗外的花园，顷刻之间卷入一团烟雾。我走到廊下，端详烟雾半遮的远树。“小克劳斯”说，要不是去年的一阵风，园子里树会更多。我很吃惊，想不出草坡下的林中，哪里还有空地多插几棵大树。

雨歇时，我去看树下的小湖。那儿是野鸭的家，还藏着猎鱼的长颈大鸟。

可惜它们害羞，我一走近，全都遁入莲草如盖的深处。

湖畔之地如沼泽，草皮游浮。走不了几步，鞋袜皆湿。野趣实在难得。

阳光乍现，雀儿扎入石缸洗澡。我走回漫漫长坡，念着何时也能有上如此一座园子，不作他想，只求冬来

溜冰滑雪。

一家不大的客栈，号称“第一旅店”。

真人永不出现：一位美女，隔着电视屏幕打理一切——登记造册，分配房间——钥匙忽然从某根来历不明的管道中滑出。

三楼走廊里，回荡着某扇门后不绝于耳的爱声。这是客栈气氛的一部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欧登塞亦如“第一旅店”：游客们为安徒生而来，在此迎候的，却是一只蝉蜕——安徒生虽出生于该城，但14岁上便远走他乡。若不是故乡精明，待得诗人功成名

左图：取材于《皇帝的新衣》的雕塑。
右图：旧城里的两截石笋，一阴一阳。



就，及时祭出一份备忘录，授予游子“荣誉市民”的称号，也许根本就没人记得这只蝉蜕。

抽身而去的安徒生，漂至哥本哈根，然后是别的地方……1840年起的9年间，他作过30次国际旅行，踏遍欧洲，远抵土耳其。

诗人向往更广阔的世界。有一则《沙丘的故事》，记下了安徒生的自喻：“出门去走走、看看新的地方和新的人，这全都是愉快的事情！他还要走得更远。他不到14岁，还是一个孩子。他乘着一条船出去看看这世界所能给他看的東西：他体验过恶劣的天气、阴沉的海、人间的恶意和硬心肠的人。”

他迷恋大海，因为“海是国与国之间的公路”，“……这个呼啸的、自由的海。你可以在它上面到世界各地去，乘风飞翔；你可以带着你自己的房子，像蜗牛背着自己的壳一样，走到它上面去。即使在生疏的国家里，一个人也永远是在自己的故乡”。

诗人愿将他乡作故乡。他创造的人物，每每被梦想或是命运的孤舟，放逐到漂泊的海面，因为他说过，“旅行就是生活”。

既然故乡甘为蝉蜕，自然懂得凝固时光。

去“第一旅店”不远，安徒生童年时代半木结构的矮屋便浮出街面。1807年至1817年间，安徒生住在孟克罗莱大道。1805年，诗人生于汉斯·詹森斯路，那里如今是安徒生博物馆。

由图片、信件、手稿和旧物构筑而成的记忆之馆，隐于密密匝匝的老屋之间，是一座体量不大的玻璃盒子，门前让出水池与草地。

我没去拜谒那座后人罗织的蝉蜕标本，而是将傍晚虚掷于闲逛——沿着石块铺成的小路，迷途一般弯回于旧城。

天上时雨时晴。精力过人的欧丁神和他的枕褥们，





红瓦黄墙的老屋，被立面上横横竖竖的木条打出格子，有如包装齐备的礼物。

起伏不定，云雨不休。

老屋座座虽是旧貌，却无不换了新颜，或黄或白，配得蓝门红瓦，自是一脸得色。更有两三重的，被结构房屋的木条打出横横竖竖的格子，有如包装齐备的礼物。

后人接了礼物，便在此开店，摆些花花草草、瓶瓶罐罐，反正诗人故里，只要算个玩意儿，就不难沾得仙气，讨个好价钱。

屋舍背后，是些巷子，墙壁五颜六色，或进或退，面貌倒是极简，应了这个国家的设计态度。有人骑车钻进巷子，悄无声息，瞬间就无影无踪。

欧丁神稍歇时，漏走几缕斜阳，世间豁然开朗。树影整株整株扑入黄墙，恰似渴于幽会的少年，奋力攀上高窗。

顷刻间，天上复又喧哄，一阵急雨拍来。我避入树下，正思量梢头果儿为何鲜美，却见狗儿路过，急急出恭。啊，原来如此。

欧登塞同为作曲家卡尔·尼尔森之故乡，他幼时住在城外北林德尔塞，身后纪念之馆却搬入城来，在克劳斯堡路上与安徒生做了邻居。

作曲家赞颂过《菲英岛之春》，乡亲们感激，便将他的妻子——雕刻家安娜·玛丽·尼尔森，一并奉入祠堂，供人时时念叨。

尼尔森纪念馆门前的十字路上，有一青铜花盆，冒出小树一般的青铜奇葩。细看之下，那花瓣间却立着青铜小人，原来又是安徒生的世界——“拇指姑娘”抑或她的王子。旧城别处，更有一条腿的锡兵，肩扛毛瑟枪，孑然独立。

我曾把《坚定的锡兵》当作一则笑话——他遇上长腿起舞的纸人，就以为“姑娘也是一条腿，和我一样，可以请她嫁给我”；但它实为寓言——锡兵历经磨难，